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九

後唐紀八

起開逢敦并二月盡旃蒙協洽凡一年有奇

潞王下

清泰元年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又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髮歎曰國家安而

吾老矣柰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
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
手書切諫以爲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數日齊
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
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
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踈齊丘 朱
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已
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
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爲
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

鎮 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
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 潞王旣與朝廷猜阻朝
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禍前代
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
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爲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
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雖鎮必無全地不
可受也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胤孫曰今道過京師
當何向爲便對曰君命召不俟駕臨喪赴鎮又何疑
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晒之王乃移檄鄰道言朱
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別踈骨肉

通鑑卷二百九
二
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路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又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爲一時之叛臣况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詡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多爲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金并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

請以王思同爲統帥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益知軍情將變辭不行執政怒之出爲商州刺史辛卯以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前絳州刺史萇從簡爲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爲偏裨暉魏州人也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爲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詔遣殿直楚匡祚執

亳州團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洋王從璋行至關西
聞鳳翔拒命而還 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
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
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 乙卯諸道兵
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衆
丙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
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
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
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
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釗性褊急主攻城西南

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躍馬
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
甲投兵請降於潞王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
王克京城日以臣爲節度使勿以爲防圍潞王即書
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
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皆棄甲
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
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歛城中將吏士民之財
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丁巳王思同藥彥
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

潼關遂雍郟之子也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爲腹心潞王始憂王思同等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聞劉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比潞王至前軍賞遍皆不入城度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帝不知所爲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爲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旣承大業年在幼沖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諸

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爲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已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將失策耳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効幸陛下勿爲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

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僇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爲秦王從榮所厚及朱弘昭爲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首爲孟漢瓊擊從榮康義誠由是恨之辛酉帝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爲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二人訟於帝前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斬洪實軍士益憤怒壬戌潞王至昭應聞前軍獲王

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爲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耻見其面王之過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王醉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癸亥制以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思

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闕
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
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
使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
矣是日潞王至靈寶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
使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
以俟康義誠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為潞王前鋒
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
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
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

今太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太王宜少留於
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
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
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群棄甲兵
爭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纒數十人
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為信因候騎
請降於潞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
不知所為急遣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急召我
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
其族傳弘昭贇首於潞王帝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

詣魏州爲先置漢瓊不應召單騎奔陝初帝在藩鎮
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爲控鶴指揮使帝將北
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是夕帝以五十
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
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爲團結帝既出
即闔門不行已已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
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
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
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
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潞王已處處張

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
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
迎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俟
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
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
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
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
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
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曰
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安得百官無

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盧導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爲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爲人未欲遽誅且宥之馬步都虞候長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爲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潞王上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帝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

討何如陛下何爲至此帝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乃往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待衛府庫法物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以弘贄之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爲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守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鬪死洪進亦自

勿敬瑋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敬瑋遂趣洛陽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於王有舊恩至澠池西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王即命斬於路隅 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之討鳳翔也留武定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釗既敗奔歸興元與漢韶舉兩鎮之地降于蜀蜀主命奉饗肅衛馬步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還利州右匡聖馬步都指揮使寧

江節度使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 壬申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王荅拜道等復上牋勸進王立謂道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群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於柩前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

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柰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儻者預借五月儻直從之 王弘贄遷閔帝於州廨帝遣弘贄之子殿直巒往醜之戊寅巒至衛州謁見閔帝問來故不對弘贄數進酒閔帝知其有毒不飲巒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

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致禍敗焉

孔妃

尚存宮中王巒既還

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何在遂殺妃

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

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 巳卯石敬

瑋入朝 庚辰以劉昫判三司 辛巳蜀大赦改元

明德 帝之起鳳翔也召興州刺史劉遂清遲疑不

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牛桑林戍兵以歸

自散關以南城鎮悉棄之皆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

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遂清鄴之姪也 甲

申蜀將張業將兵入興元洋州 乙酉改元大赦

丁亥以宣徽南院使郝瓊權判樞密院前三司使王
玫為宣徽北院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胤為左諫議
大夫充端明殿學士 戊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
諸衛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 己丑誅藥彥稠庚寅
釋王景戡萇從簡 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
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經赴井而
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
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笞背出財為賞汝曹猶
揚揚自得獨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
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

然帝患之李專美夜直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
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鴛劣陛下擢任
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
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
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
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
法度立綱紀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
存亡未可知也奉勅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
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
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

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
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
有悔心故也 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于徽陵
廟號明宗帝衰經護從至陵所宿焉 五月丙午以
韓昭胤為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朗為樞密副使權
知樞密院房曷為宣徽北院使曷長安人也 帝與
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不
相悅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
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而鳳
翔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

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曰
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為天子非
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 戊午以隴
州防禦使相里金為保義節度使 丁未階州刺史
趙澄降蜀 戊申以羽林軍使楊恧權為靜難節度
使 己酉張虔釗孫漢韶舉族遷于成都 庚戌以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馮道同平章事充匡國
節度使 以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為樞密使
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曠家財甲
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從曠鎮鳳翔

帝許之至是徙從驥為鳳翔節度使 初明宗為北

面招討使平盧節度使房知溫為副都部署帝以別

將事之嘗被酒忿爭拔刃相擬及帝舉兵入洛知溫

密與行軍司馬李冲謀拒之冲請先奉表以觀形勢

還言洛中已安定知溫懼 壬戌入朝謝罪帝優禮之知溫貢

獻甚厚 吳鎮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東海康王徐知

詢卒 蜀人取成州 六月甲戌以皇子左衛上將

軍重美為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兼河南尹判六軍

諸衛事 文州都指揮使成延龜舉州附蜀 吳徐

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

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于

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 劉昫與馮

道昏姻昫性苛察李愚剛褊道既出鎮二人論議多

不合事有應改者愚謂昫曰此賢親家所為更之不

亦便乎昫恨之由是動成忿爭至相詬罵各欲非時

求見事多疑滯帝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

聞望宜為相者皆以尚書左丞姚顛太常卿盧文紀

秘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帝不能決乃

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筮挾之首得文

紀次得顛秋七月辛亥以文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居儉堯之子也。帝欲殺楚匡祚，韓昭胤曰：「陛下爲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乙卯，長流匡祚於登州。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回鶻入貢者多爲河西雜虜所掠，詔將軍牛知柔帥禁兵衛送，與邠州兵共討之。吳徐知誥召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護國節度使洋王從璋歸德節度使涇王從敏皆罷，鎮居洛陽私第。帝待之甚薄。從敏在宋州，預殺重吉。帝尤惡之。嘗侍宴禁中，酒酣，顧二王曰：「爾等皆何物，輒據雄藩？」王大懼，太后叱之曰：「帝醉矣。」爾曹速去。蜀置永平軍於雅州，以孫漢韶爲節度使。復以張虔釗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虔釗固辭不行。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爲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奉變蕭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

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丁卯即皇帝位 初帝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鈎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句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庚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

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

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辛未以姚顛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 右龍武統軍索自通以河中之隙心不自

安戊子退朝過洛自投于水而卒帝聞之大驚贈太

尉 丙申以前安國節度使同平章事趙鳳爲太子

太保 九月癸卯詔鳳翔益兵守東安鎮以備蜀

蜀衛聖諸軍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李仁罕自恃宿

將有功復受顧託求判六軍令進奏吏宋從會以意

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蜀主不得已甲寅加

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以左匡聖都指揮使保寧

通鑑卷二百九
四百
節度使趙廷隱兼侍中爲之副 己未雲州奏契丹
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契
丹辛酉敬瑭奏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於境上却
之 蜀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
肇聞蜀主即位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
飲踰旬冬十月庚午始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
見蜀主不拜 戊寅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
愚罷守本官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
司劉昫罷爲右僕射三司吏聞昫罷相皆相賀無一
人從歸第者 蜀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

官使韓繼勳豐德庫使韓保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
皆事蜀主於藩邸素怨李仁罕共譖之云仁罕有異
志蜀主令繼勳等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
命武士執而殺之癸未下詔暴其罪并其子繼宏及
宋從會等數人皆伏誅是日李肇釋杖而拜 蜀源
州都押牙文景琛據城叛果州刺史李延厚討平之
蜀主左右以李肇倨慢請誅之戊子以肇爲太子
少傅致仕徙邛州 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嗣
齊王九錫辭不受 雄武節度使張延朗將兵圍文
州階州刺史郭知瓊拔尖石寨蜀李延厚將果州兵

屯興州遣先登指揮使范延暉將兵救文州延朗解圍而歸興州刺史馮暉自乾渠引戍兵歸鳳翔 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爲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爲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 十二月己巳以易州刺史安叔千爲振武節度使齊州防禦使尹暉爲彰國節度使叔千沙陀人也 壬申石敬瑭奏契丹引去罷兵歸 乙亥徵雄武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辛巳漢皇后崩

氏殂 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

廟號高祖 乙酉葬鄂王于徽陵城南封纜數尺觀

者悲之 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

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 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况昵群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未召遂卒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闕大赦改元永和 二月丙寅

朔蜀大赦 甲戌以樞密使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爲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 丁丑夏州節度使李彛超上言疾病以兄行軍司馬彛殷權知軍州事 彛超尋卒 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爲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己丑追尊帝母魯國夫人魏氏曰宣獻皇太后 閩主立淑妃陳氏爲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爲殿使 三月辛丑以前宣武節度使兼侍中趙延壽爲忠武節度使兼樞密使 以李彛殷爲

定難節度使 己酉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爲晉國太夫人元瓘性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 壬戌以彰聖都指揮使安審琦領順化節度使審琦金全之子也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

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楊昭儉等皆請加罪帝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爲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畧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昭

儉嗣復之曾孫也。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
軍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謂覺曰吾少時與
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
衣而起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
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當
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夏四月庚午蜀以御史中
丞龍門毋昭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癸未加樞
密使刑部尚書韓昭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辛卯以
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延皓皇
后之弟也癸巳以左領軍衛大將軍劉延朗為本衛

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五月丙申契
丹寇新州及振武。庚戌賜振武節度使楊檀名光
遠。六月吳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柴再用卒先是
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再用曰鷹犬微効皆社稷之
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契丹寇應州。河東節
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帝好
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
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
與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史曹太后
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

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爲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甲申詔借河東人有畜積者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壬辰詔竊盜不計賊多少并縱火彊盜並行極法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鸞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而賜之秋七月以樞密使劉延皓爲天雄節度使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爲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帝深以時事爲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丁巳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對揚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

皆非時召對人得盡言望

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閤門奏榜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質易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而以後事傳於公往年知詢失守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 九月丙申吳大赦改元天祚 已酉以宣徽南院使房暉為刑部尚書

充樞密使宣徽北院使劉延朗為南院使仍兼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暉與趙延壽雖為使長其聽用之言什不三四暉隨勢可否不為事先每幽并遣使入奏樞密諸人環坐議之暉多俛首而寐比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啓奏除授一歸延朗諸方鎮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帝不能察 蜀金州防禦使全師郁寇金州拔水寨城中兵纔千人都監陳知隱託他事將兵三百公流遁去防禦使馬全節罄私財以給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三百九

三

沈方刻

軍出奇死戰蜀兵乃退戊寅詔斬知隱 初閩主有
幸臣曰歸守明出入卧内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
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
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族陳匡勝無禮於
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
倣以閩主爲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
挺擊李可殷殺之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陳后
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頃引
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亂兵刺之
而出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倣與繼

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
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
是日即皇帝位更名昶謚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
號惠宗旣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
大赦境内立李春鸞爲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女清
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專掌國信
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
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官禁可如是乎漢
主聞而賢之以爲内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
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荆南節度

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

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

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

徒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

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吳加中書令徐

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

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知誥辭尚父

丞相殊禮不受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李倣專制

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

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倣入

朝廷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倣部兵千餘持白梃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

奔吳越詔暴傲弑君及殺繼韜等罪諭告中外以建
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爲內
宣徽使參政事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爲福王友
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旣嗣
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
過庭中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乂不接對孤
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
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
善公當極言柰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
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奉壽

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柰何
以新愛而棄之昶不悅由是踈之未幾復上書言事
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
終 帝嘉馬全節之功召詣闕劉延朗求賂全節無
以與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群議沸騰帝聞之
乙卯以全節爲橫海留後 十二月壬申以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韓昭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
度使 乙酉以前匡國節度使同平章事馮道爲司
空時乂無正拜三公者朝議疑其職事盧文紀欲令
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旣

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
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
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一

端學兼隸侍讀學士中矣提舉票嵩崇禎皇桂國尉郡國公食邑二千
三百食實封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晉紀一 宋洸注
難二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

天福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
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丁未唐主立子重
美為雍王 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
上壽畢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且留遂歸欲與石郎
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丙午以翰林學士禮

通鑑卷三十一
四百三
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胤孫性謹懦
中書事多疑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爲三不開謂口
印門也 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
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
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
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
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
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
丹爲援契丹毋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煎刺
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煎刺等與之和歲以禮

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
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
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
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
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拮拾以
供之宅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
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
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
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
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

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
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
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
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
無數帝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
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
罪多拜何爲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
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丁巳以琦爲御史中丞蓋
踈之也 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爲太尉副
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爲元帥府左

右司馬 閩主和政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爲皇后尊
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
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
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希範
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
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毋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
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
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
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
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高從誨遣使奉

通鑑卷一百一
四
賤於徐知誥勸即帝位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
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
請移鎮鄆州房曷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帝
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
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
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爲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
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日暮耳不若先事圖之
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帝
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
決行之即爲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爲

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
爲河東節度使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
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爲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
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
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
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
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
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幕僚段希堯
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
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

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
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柰何
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
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
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
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
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
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
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
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瑭以羽林將軍寶

楊彥詢爲北京副留守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
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
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戊戌
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養子不應
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
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
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
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馬步軍都指
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爲馬軍都指揮使以保
義節度使相里金爲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

通鑑卷三十一
五
四百十
軍武廷翰為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
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為副部署丁未又
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
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既行定州軍亂牙
將千乘方太討平之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
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
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瑋與之有舊先是雄義
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
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
者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

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眾奔審信審
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敬瑋謂
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疆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
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
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况踈
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疆之有敬瑋悅委以軍事
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帥步騎五百奔晉
陽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為寧國節度使充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
驕縱奪人財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都虞候

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未明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以撫安士卒權領軍府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爲之請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第 辛酉吳太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遂代爲門下侍郎參政事 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信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甲戌以宣武節度使兼中

書令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行營招討使知魏博行府事以張敬達充太原四面招討使以楊光遠爲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爲天雄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 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間并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并族所匿之家 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 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應州節度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河東丁酉彥珣表遷謀叛應河東引兵

圍子城彥珣犯圍走出西山捷雷公曰明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敗走軍城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斬之 丁未范延光援魏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

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為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甬是人無戴怨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為持久之計無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寘之 戊

寅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爲東地面副招討使以佐
盧龍節度使趙德鈞 唐主使端岫殿學士呂琦至
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宥
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人可一
戰破也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
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
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
乏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
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
審琦嬰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審琦洛州人
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
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
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
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
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
山下契丹遣輕騎二千不被御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
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
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
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
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

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

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盧龍節度使東北向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耀州防禦使潘環糾合西路戍兵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平未可遠涉風沙臣雖童

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
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已
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排衆
議首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
謝不能對已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
彥饒軍赴潞州爲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
驕悍不爲用彥饒恐其爲亂不敢束之以法帝至河
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
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
久留晉安太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

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
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
務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言者澤州
刺史劉遂凝郭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表稱車駕
不可踰太行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
學士須昌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
赴難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
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
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爲地高祿營馬
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圍柏谷思立晉陽胡人也

通鑑卷三十一
帝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宋清龍敏請
立李贇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
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
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
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
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
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
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
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鄧
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

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
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
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
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
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
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董溫琪
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
自吳兒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
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
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

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漢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濬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濬崇望之子也。十一月戊子，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為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癸巳，吳主

詔齊王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都。前坊州刺史劉景巖，延州人也，多財而喜俠，交結豪傑，家有丁夫兵仗，人服其彊勢。傾州縣，彰武節度使楊漢章無政，失夷夏心，會括馬及義軍，漢章帥步騎數千人將赴軍，期閱之于野。景巖潛使人撓之，曰：「契丹疆盛，汝曹有去無歸，眾懼殺漢章，奉景巖為留後，唐主不獲已，丁酉，以景巖為彰武留後。」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者，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

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
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
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已亥制政長興七年爲天福元
年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
爲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掌書記
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
判官薛融爲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竇貞固
爲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
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
也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懼重
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卒遁逃而
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
晉安纜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爲延壽求成
德節度使曰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
左右便於應接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
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
堅欲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
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
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
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

實別爲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爲帝請
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
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
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
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
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
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彊且
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
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
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此豈小利之比乎
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况
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
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
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
三其命使大義不終巨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
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
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龍敏謂前鄭州
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
君獨無憂乎懿爲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我
燕人也知德鈞之爲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

况今内苦要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
爲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
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
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
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圍柏雖有鐵障可衝
陷况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
之晚矣 丹州義軍作亂逐刺史康承詢承詢奔廊
州 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
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柿淘糞以飼馬馬
相啗尾鬣皆禿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

達性剛時人謂之張生鐵 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
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
其罪已大况降敵乎今據兵且暮至且當俟之必若
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
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
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
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
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田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
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
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表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

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慚契丹主嘉
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
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鎧仗
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
曰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帝以
晉安巴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
奉唐主詔勞北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
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
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奔鎮州將行審琦悔之閉牙
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家國如此何爲復相屠哉

乃帥州兵趣鎮州審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
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爲相丙寅以趙瑩爲門下侍
郎桑維翰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
密使事以楊光遠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劉知遠
爲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帝與契丹主
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
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
養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
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契
丹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皆進丁卯至團柏

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琦劉延
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己巳延
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降衆議以
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車駕宜幸
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召崧謀之薛文遇
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
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
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
之洛陽聞北軍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
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
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
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壬申唐主還至河陽
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
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
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帝先
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鈞父子
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
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
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
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

日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鑲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

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爲翰林學士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贈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

通鑑卷三十一
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爲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爲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柰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曰朕憂卿爲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符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天下河水復

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裴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贇華於其第己卯帝至河陽裴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帝乃釋之使復其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有五千餘騎度河奔于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

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宅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初帝在

河東爲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帝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見獨收延朗付御史臺餘皆謝恩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平章事馮胤孫樞密使房暉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

閩人聞唐主之亡歎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聞也將如吾君何 十二月乙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温及契丹兵歸國 追廢唐主為庶人 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曹州刺史鄭阮貪暴指揮使石重立因亂殺之族其家 辛卯以唐中書侍郎姚顛為刑部尚書 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與屯田以省漕運在鎮五年求內徙唐潞王以為靜難節度使帝與契丹修好恐其復取靈武癸巳復以希崇為朔方節度使 初成德節度使董温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為腹心温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瓊盡殺温琪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自稱留後表稱軍亂 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焚掠州城詔贈李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 張朗將其衆入朝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瓌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 帝聞平盧節度使房知温卒遣天平節度使王建立將兵巡撫青州 改興唐府曰廣晉府 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聞帝為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辛丑棄鎮奔吳所

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徐知誥以
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
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
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
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
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
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
日掃地矣於是吳官多妖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
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高麗王建用兵擊破新羅
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

二十郡

